

湯浩譯

英國社會主義史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資本論解說

德國考茨基著

戴季陶譯

胡漢民補譯

稿平定價一元三角

馬克斯資本論是有名難讀底書，但是我們讀了考茨基所著的解說，就會識得馬克斯經濟學底大旨，不會覺得難讀了。因為資本論底難讀，不在乎馬克斯用語的艱深特別，而在讀者還未有相當預備底工夫。考茨基是幫我們預備好的，他將馬克斯研究底方法，組織底體系，處理底問題，理論底要點，都給我們解說清楚，所以由資本論出版到現在，歐美各國所有從事於解釋的書，還未有比他好的。戴季陶先生在前幾年譯出大半，最近又由胡漢民先生補譯完全，中間還經過朱執信先生和李漢俊先生校訂，可知此書底價值。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英國社會主義史（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George Benson

原著者 湯浩

印刷者 民智印刷所

發行者 民智書局

分發行處 廣州漢口武昌

代售處 長沙南京北平

總發行所 海內外各大書坊

民智書局

英國社會主義史目次

第一章	奧文	一
第二章	奧文派運動	一七
第三章	社會主義的理論	三七
第四章	政治社會主義	五五
第五章	職工組合運動	七一
第六章	工權憲章運動	八九
第七章	基督教社會主義者	一四七
第八章	馬克斯及第一國際	一五五
第九章	復興運動	一七三

目

次

第十章	費邊社	一八五
第十一章	獨立勞工黨與勞工黨	一九七
附錄	共產黨	二二一

第一章 奧文

十九世紀初年的時候，英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變遷情形和不安定狀態是爲歷代所不可比擬的。絕對把持着國會的地主正利用着他們的權勢來推翻農業上的公田制而私自霸佔公地。一般失了土地的農民正被他們驅逐而走到城市去。那時城市中所發生的變化還較厲害。手工業正因爲受不過工廠制度和汽機的壓迫而衰落下去。

當日的英國正同時感受着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痛苦。當日的社會正在再造的進程中。

這種進程，當牠進展得和工業革命一樣快的時候，是必然引起普遍的轉動和產生廣佈的痛苦。我們用不着翻閱歷史家和統計學者的考據也

可以大概明白工人階級因爲當時社會上的大變化而陷入的困境。搗毀機器，焚燒稻草，拉德黨的暴動，和歷年盛行于國內各地的同類擾攘就是很大的證據了。

在這種經濟變遷中，人們的種種關係都根本變化起來，並且變化得很快，新的階級一時勃興而舊的階級則漸歸消滅。在這個沸騰的大鍋中，新社會信條和新政黨之出現原是無足怪的。

拿破崙戰爭在一八一五年中終止了。戰後和平的形勢，正好像通常的戰後形勢一樣，就是工業的極端衰沉，隨地皆然的失業狀況因爲大裁兵的原故而愈形緊張。

在一八一六年的時候，這種種原因所產生的痛苦非常顯著，而「救濟貧民」的費用又非常繁重，因此一般社會的人都迫着要注意到一個漸趨嚴

重的問題。正因為想解答這個問題，所以奧文便草成他那個著名的『計劃』，這個計劃也可說就是近代社會主義運動之誕生之標識了。

奧文早已是一個各國知名的慈善家，教育家，和模範僱主了。他原是一個莫名一錢的孩子，後來却積有大量的財富。在一八〇〇年的時候，他做了新拉拿爾克紡織廠和那條依靠這些工廠爲生的村落的司理和股東，在那裏他做出種種著名的試驗。

他做僱主的政策和當時的習例很不相同。我們不必贅述那些足以爲當日的棉業之恥的情形；我們已經很熟識這些情形了。但我們要知道，在那時不特是一般的工業家極力的辯護他們的罪惡，就是一般的經濟學者也極力的替他們辯護，他們以爲工業而想生存是必要這樣的酷待工人的。

奧文的慈善本性使他反抗那種不必要的慘況，當他在新拉拿爾克辦

事的時候，他不斷地力求改善僱員的境況並且很有成績。他絕對拒絕收受工人住宅中的男女孩童以供工廠之用——這是當時很通行的辦法；也不肯雇請任何未及八歲的孩子。他甚且鼓勵父母們把他們的子女留在他所設立那間學校念書一直到十歲爲止。當一八一六年美國政府禁止棉花出口的時候，別的紡織廠都因爲欠缺原料的原故而辭退他們的工人，獨奧文則在這四個月的整個禁令時期中仍舊支付工資，用去失業工資共七千磅。他取消了買酒的雜貨店，創設中心市場，使工人可以依照批發價格另加少許用費買取一切必需的用品。他在一八一九年又依照同樣辦法創設一個公共廚房及食堂。他計算，這個機關可以使他的工人每年減省四五千磅的用費。

就他對於僱員的待遇而言，奧文實比他所處的時代先進百年，他既然

有這些異常顯著的創見而又在辦事上有同樣顯著的成功，無怪他的聲譽是遠播到英國的疆土以外，而被一般人視爲一個對於社會問題極有權威的人了。

在一八一六年，他出席「救濟勞動貧民聯合會」的會議，這個會議是爲討論失業的嚴重問題而召集的。他既已享有盛名，他的說話便自然引起聽者的小心注意了。結果，一般聽衆聽過他那篇驚人的演說詞之後，便請求他起草一個安置失業工人的報告。

這個報告——後來被稱爲奧文的「計劃」——發表于一八一七年春天。

當他從事準備提出計劃之時，奧文並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他並沒有夢想到創設一個新政黨或一種新理論。他的目的不過是改組「救濟貧

民」的機關罷了。雖然他的提議，無論從精神上或從形式上說，都和當時的慣例極相逕庭，那些提議的目的卻沒有絲毫的革命性質。他依照他那篇演說詞的大綱，提出他的意見，謂失業的原因在乎不斷增加的機器之奪取勞工的位置。取消機器甚或防阻機器發展都既屬顯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便提出建議說：「必要為失業的工人階級找得有利的職業，而使他們的勞動可以支配機器而不為機器所支配好像現在那樣。」

為達到這個目的起見，他建議把失業的人組成種種自立的公社，每個公社的人數由五百起至一千五百止（連男人，女人，孩子在內）。這些公社居住在四角大廈中，大廈之內分設住屋，學校，工廠等。生產以合作方法為根據，燒飯在公共廚房，食餐在公共食堂。已婚的夫婦和孩子住在私人住宅中，較長成的孩子及未婚的男女則分住于宿舍內。

農業是主要的職業，但爲使公社達到完善地位起見，更須設有他種必需工業。這些公社是要在可能範圍之內脫離通常的市場而獨立生存的。他們要生產自己的養料和供給自己的需求。換言之，失業的人要大家工作以生產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

依照奧文的計算，創設一個這樣的公社而包含一千二百人，其費用連購買一千二百畝地，建築房屋，學校，工場等在內大約要九萬六千磅。這一筆必要資本可以由地方稅抽收機關，由政府，甚或由資本家私人——那些切實知道這種公社組織的工作效率之超越及用費之輕微，因而確斷其資本必將有相當報酬的資本家——籌借出來。

這就是奧文關於消弭失業現象的建議了。

這個計劃一時很受社會的歡迎，雖然激烈派和改良派大加責難。他

們之所以非難奧文的計劃，一部分是因為恐怕牠會轉移社會對於改良參政權的使命的注意，而大部分則因為父道式的政治。可是當時的痛苦既然如此普遍，而一般當局的人又既然完全不能應付，所以奧文的建議雖然很反常也能夠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並且獲得許多要人的同情和贊許了。甚至經濟學者里加圖也希望這個建議可以有所補益，因而於一八一九年在衆議院中贊成克勒斯皮尼（W. de Crespigny）爵士的提議主張造出一個委員會來考察這個計劃。

雖然奧文在起草計劃大綱之初，其目的原是很有限的，可是自從那個計劃公佈以後不及半年他的意見便大大擴張起來了。他的計劃已不復是一種只限于『救濟貧民』的計劃了。已經擴張到成爲一種新的和理想的社會制度了。這種社會制度是必然會並且很快便會替代資本主義和競爭

制度的。改良家的奧文到此時已經變成革命家的奧文了。

依照他的意見，全國的人民都要住在這些好像軍營一般的四角形鄉村公社中——這些公社後來被一般人稱爲『奧文式平行四邊形』——並且在一種純粹共產主義的統治之下。他主張保存團體生活，認爲較好於通常的家庭生活，因爲團體生活不獨有較大的效率和較爲節儉，並且可以發展團體精神而趨入一個『高尚的道德前途』。奧文自己很希望能夠變成『這些極樂鄉村中之一員』以終餘年。

黑侏儒——一種急激的刊物——的主筆武利爾一方面很承認奧文的忠誠和慈善性，而一方面却又對他作下列的批評。這種批評把奧文和他的計劃的真相很刻酷而又很翔實地描寫出來：

『和奧文先生辯論是無用的。他祇能計劃出他的制度。要爲那

種制度作辯護便非他的能力所可及了。所以他很智巧地迴避人們的非難，一味的極力主張他的計劃是有史以來之最聰明，最好而又最可羨慕的制度。他的計劃所以是最好的計劃就是因爲他的計劃原是最好的計劃！「你看，我在紙上草出來的是一種何等美備的計劃，我把這些這些房子的距離佈置得何等均平。牠們是何等的統一。在那裏，所有或分或合的辦事室都應有盡有了。在那裏也有學校和教室和會議室和釀酒屋，也有工場和穀倉。你可以把女人放在那裏，把男人放在那裏，把孩子放在那裏。每日都有人按時叫他們食餐，他們有衣穿有書讀，工作並不很多。呵！他們是何等的快活，障礙是一點沒有的。一切壞脾氣都會消除了，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夠在那裏過活。沒有真實了解的人是會加以任何反對的。爲什麼，因

爲那裏的禮拜堂所訓誨的只是眞理；那裏的學校所講授的只是有用的知識！」

「這就是奧文先生所屈身應用的推理了；如果住在他的天堂中的人物和治理那些人物的法律都是由他製造的，我們也可以斷定他必會把一切都做得極端妥當。……一切因爲『自然』公律之施行而致的惡劣結果都會盡歸消滅了，而奧文先生呢，則將會好像一個新創造主一樣，挺身站着起來，手執權柄，比之摩西還較大權，比之上帝還較仁慈。」

奧文想出那個『郅治之世』的計劃之後，便馬上設法把牠實現出來。他是一個魄力異常雄厚的人，他專心致力於他的新事業。他隨處講演，並且作出種種艱澁驚人的文章，到處免費散發種種含有他的文章的刊物。

他在自傳中告訴我們說，只以此途爲限他在一八一七年八九月兩月中也用過四千磅了。

此後奧文的生活便差不多完全是用來宣傳他的計劃了。自從他想出計劃之日起，他雖然經過種種失敗，却始終自信他的計劃可以馬上成功。一八一七年八月十四日他在倫敦塔文城中演講說：

『原則和計劃都已經決定並且永久確立了，此後世界各國雖然把牠們的力量聯合起來也絕對不能把這些原則和計劃由社會一般心意中奪取出來了。由此時起，牠是會漸次著名起來的。人們的緘默不會阻遲牠的進程，人們的反對只會使那種運動愈加著名罷了。』

十八年後，一八三六年一月七日，普里士 (Francis Place) 在他的日記中記下一段話說，奧文當著許多人之前告訴他說，六個月內他的制度便

會完全實現于英國了。

正好像大多數的社會改良家一樣，奧文很堅決地相信，在良好情況之下人類的本性是有完善之可能的；他之所謂良好情況自然就是公社中的生活。可是他又直白承認，因為競爭制度而致的人性的惡點是要稍待時日才可以消滅的。在九月十四日的手札中，他詳細計劃出使他的公社村落可以替代資本制度社會之最容易的方法。依照他的意見，階級，宗教，和政治上的差別在公社環境還未產生出一種『高尚的道德前途』之前，大抵會引起種種的衝突，所以他主張把各種不同階級不同意見的人分為種種不同的公社。他關於政治和宗教派別的建議尤為有趣。他草成兩個表，一個是宗教派別表，一個是政治意見表，他由這兩個表中找出種種可能的混合——可能混合的數目共一百四十。由極力擁護政府的阿民尼斯派